

实用新闻写作

王春泉 编著

PRACTICAL
WRITING FOR
NEWS REPORT

西北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新闻作为独立社会文化样态在中国是十九世纪初的事情。在1815年以后的岁月中，中国新闻精神作为一种现代文化的表现方式，不断丰富和扩展。关于新闻采访写作的推进，自然也在其中。一切坊间流行的相关著述很能说明这一点。

然而，在多元化的时代里，新闻的作用已迁移到当前真正代表人类文明的许多方面，新闻已不再是以前那种政治文化工具。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倾向，因为它涉及了许许多多我们对待新闻业每一工作的态度。这已经是一种难以回避的挑战了，也是应该注意到的一种很好的动力。遗憾的是，许许多多的有关新闻采写著述忽视了它的存在。

这正是我不惜力气从事这一工作的原因。

在一些机会里，我曾批判过将新闻单纯视为工具性存在，因而大讲特讲技术问题，有意无意避开其交通心灵效应的精神性及人类性特质的倾向，这也正是我分设本书结构为上下篇的考虑。在上篇中，主要由新闻业的人类价值来组织较为详尽的交代，立意点的根由一如上述。另外，这里必须特别交代的是，我始终坚信一点，那就是没有深湛的人生体验或对本文存在的人类学感知，没有广阔的生命空间，我们永远无法走近我们想走近的对象。只有建立了深入的命运观、人性观、本文观，“对象”才能与我们一同振荡灵魂，我们才能建立一种新的生存姿态，也就是我们与“对象”的关系，由“我一它”关系发展成为“我一你”或“我们”关系。我们也因此能更妥善地处理好一切，包括对技巧的运用。

这一思考运用于本书写作，则具体地引出两个问题。第一，一

切由认识新闻本质入手，并强调相关思路，第一章至第五章完成了这一交代；第二，文字也因此显得相对晦涩些，尽管我已经尽力使它变得通俗些。这里恳请谅解。

这种方式或许能揭示出新闻写作是干什么的，做些什么，与此同时，它还可以使我们自然而然地摆脱原有的困扰。一切不实用的概念应该退却。

新闻写作不是自足的东西，因此，对它的促进、深入开掘，必须在社会学的思考框架里展开，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另一个难点，也是在“思维”、“规律”、自律及他律”等几章中予以展开的主题。

本书并没有单纯从“名/实”之辩入手，除此而外，我在下篇里一一具体列示了常用新闻写作形式的具体操作样态及方法。并使对理论空间的开拓的痕迹散布在每一章的讨论里，因而有了各章的“概念之说”、“理解涵义”等小节之设。这一作法既保证了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矢志不移，又保证了对俗世工作的热情满足。相信读者能理解这一点。

为了使读者不至于读完后感觉到浪费光阴，本书在两方面作了一些额外的增殖工作：一是所举范文较多，而且，尽可能挑选典范之作而不分中外；二是加入了最后一章的有关新趋势体裁写作的论述，由此介绍了许许多多现代新闻写作探索的新方向，为未来的中国新闻写作提供借鉴的对象。第一点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误认本书崇洋媚外，轻视中国实践的经验。这肯定是一种误解！成功不分地域、国界，凡具足人性创造力者，均为可供人类学习之榜样，关键的两点是：人性之姿与自然之性，诚如培根所说的：所有的艺术都是生命与自然的乘积。学习新闻写作应该养成实事求是的心态，这里正是一次对求是精神是否具备的考验。

本书的写作，应当说是人类许多探索者智慧的体现，它们绝不能为我一人独有。在写作过程中，我引证了尽可能多的研究成果。这些，已经在行文中予以说明，此不一一列示。但诚挚的谢

意是应该表示的，因为他们支持了本书在许多方面的建设。

许多天才经常与新闻业打交道，本书所提示的思路是否与社会实际状况相符合，相信他们能做出公论。“新闻的作用只在建立联系”（贝尔纳·瓦耶纳语），由此，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就远远不止写在这里的内容，它们将更多更广地伸向读者一方，而且，永无尽头，这一点足以令人欣慰。

但，我要说的另一句话是：任何概述都是不圆满的，不要对它过分要求什么，关键是怎样进入新闻写作的丰富实践大潮里去，这比什么都来得重要。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后，我要对张克平先生表示我衷心地谢意，是他促成了这本小册子的写作。

本书作者水平有限，认知与感悟肯定会有许多不足，还望读者不吝赐教。热诚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作者 1995年10月17日晚
于西北大学南村

目 录

序 言	(1)
-----	-----

上 篇

第一章 新闻及其工作说	(1)
第一节 理解新闻	(2)
第二节 新闻工业及一种职业	(9)
第二章 新闻写作的规律	(21)
第一节 事实是说话的语言	(21)
第二节 对事实的运作	(30)
第三节 社会人生探寻	(39)
第三章 新闻写作思维与心理	(43)
第一节 尊重现象与反缩减	(44)
第二节 多向思维及其举隅	(50)
第三节 大的生命空间里纵横	(58)
第四章 新闻写作的材料及主题深掘	(63)
第一节 新闻写作的题材	(63)
第二节 发展成主题	(70)
第三节 新闻材料	(79)
第五章 新闻语言	(86)
第一节 新闻语言的特性	(88)
第二节 新闻语言的姿态	(94)
第三节 可读性的问题	(105)
第六章 新闻写作的笔法	(110)

第一节 多维表现 (一)	(111)
第二节 多维表现 (二)	(119)
第三节 多维表现 (三)	(125)
第七章 新闻报道的结构 (一)	(130)
第一节 新闻写作的结构类型	(131)
第八章 新闻报道的结构 (二)	(145)
第一节 标题及其制作	(145)
第二节 导语写作	(156)
第九章 新闻报道的结构 (三)	(172)
第一节 新闻的主体	(172)
第二节 结尾的写作	(180)
第三节 背景材料的收集与使用	(186)
第十章 新闻写作中的自律与他律	(195)
第一节 法律方面的约束	(195)
第二节 新闻自律	(205)

下 篇

第十一章 社会新闻写作	(217)
第一节 概念之说	(219)
第二节 社会新闻的题材及范例	(223)
第三节 写作要求及技巧	(230)
第十二章 文艺新闻写作	(239)
第一节 文艺报道的存在样式	(241)
第二节 文艺报道的特点及写作要求、技巧	(250)
第十三章 经济新闻写作	(258)
第一节 理解概念及其发展现状	(258)
第二节 经济新闻的分类及其写作	(265)
第十四章 科技新闻写作	(283)

第一节	科技新闻的涵义、特点·····	(285)
第二节	科技报道的选题·····	(289)
第三节	科技报道的写作技巧·····	(297)
第十五章	体育新闻、会议新闻写作·····	(303)
第一节	体育新闻写作·····	(303)
第二节	会议新闻写作·····	(315)
第十六章	新闻特写的写作·····	(326)
第一节	理解特写·····	(326)
第二节	开掘特写题材·····	(331)
第三节	特写的种类及其特征·····	(339)
第四节	特写的写作方法·····	(343)
第十七章	通讯写作·····	(348)
第一节	通讯的世界·····	(348)
第二节	人物通讯写作·····	(355)
第三节	事件通讯写作·····	(361)
第四节	概貌通讯与工作通讯写作·····	(366)
第十八章	新闻评论的写作·····	(372)
第一节	新闻评论的理解·····	(373)
第二节	新闻评论的种类·····	(378)
第三节	具体写作·····	(393)
第十九章	广播电视新闻写作·····	(398)
第一节	广播新闻写作·····	(398)
第二节	电视新闻写作·····	(410)
第二十章	新趋势体裁的写作·····	(422)
第一节	戏剧性报道的写作·····	(423)
第二节	解释性报道的写作·····	(428)
第三节	服务性报道的写作·····	(434)
第四节	新新闻主义报道的写作·····	(441)

上 篇

第一章 新闻及其工作说

新闻一向是、现在也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第一个争议是关于概念而进行的，在那里，各路学者尽显神通，但遗憾的是人不能脱离自身，因而限定的角度使理解总无法与原始拟作的神话论相吻合，社会纷然，讨论者亦感精疲力竭。与此相联系的，或者说一个问题的不同视点的争议是关于新闻工作者的。例如，他们良莠不齐的结构队伍，他们的角色心理、他们与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历史使命，都在不同的生命世界里各自运作并在相遇时发生冲突。第三个争议是关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有人说它是一种能量，有人说它是一种“嗡嗡的文化之音”，更有人说它是一种企业……，这样的争议无穷无尽，干扰了类的理解及其后的行动。然而，这或许正是新闻的独有姿态，一种与人生同样复杂含混的关于日常空间的诗意的世界。对它们的理解确实影响着工作的进展。

因此，“人们谴责那些忘记过去的人，要求他们重新想起”，乔

治·桑塔亚纳的这句话同样适合于此。

也因此，我们由此展开讨论，而后进入这庞大的人生开掘的工程。

第一节 理解新闻

新闻的世界显示虽说极为混乱，但在许多充满活力的生命体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生动的混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种正常反映。

然而，为了操作的方便，人类在寻找着为每一世界发现——一种自觉的发展——找到相应的概念注释，期望由此为这个世界定位，而后轻松地把握这个世界。历史证明了这种作法是事与愿违的，因此，在世界上最博学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的《艺术史话》导言中，这位研究与体验俱深的伟人指出：“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从前有人用彩色泥土在岩洞壁上粗略地勾画出野牛的图像；如今又有人购买颜料，给招贴板上绘制广告画。从古至今，这些艺术家还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只要我们记住，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艺术’一词可以有极不相同的含义，只要我们承认，标明大写‘A’字母的艺术（Art）并不存在，就不妨把这一切活动都称之为艺术。”这种眼光当然也适宜在新闻学讨论里，古老时期树“谤木”，设“悬书”四处采风的“记者”，当然极难与现时代的“瞭望者”相比，但他们的历史意义却是相近相一的，作为一种符号，他们有着同等的久远价值。我们极难找到一个精确的定义，但我们不可放弃理性与智慧的权力。

最简单的定义是这样说的：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它当然是正确的，它指出了作为人类语言的新闻的特征。但这些特征却令人遗憾的是些物态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流行颇广的定义过分留迹于关于新闻里的物态情形。这令我们想起了大诗人歌

德与我国文坛魁首钱钟书在不同时期对人类所发出的两个意见一致的警示。歌德说：“必须费大力挣扎，使自己从观念中解脱出来”^① 钱钟书先生则指出“人类最初把自己沁透了世界，把心钻进了物，建设了范畴概念；这许多概念慢慢地变硬固定，失掉本来的人性，仿佛鱼化了石。到自然科学发达，思想家把初民的认识方法翻了过来，把物来统治心；把鱼化石的科学概念来压塞养鱼的活水”^②。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流行的定义使人类由新闻见出了太多的工具性含义，那样的新闻势必是无生力的，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新闻的多重含义，为这灿烂世界寻出真面目。

这里第一缺乏动机追思。无动因的行动不可能如此持久，因之，对新闻的讨论必须涉及到这一点。

1623年出版的《世界迷宫》一书较早地反映了这一问题。摩拉维亚教派牧师兼教育家约翰·艾英斯·科曼斯基在这本类似班扬《天路历程》的巨著中，设计出的动机是考察世界各地劳动者及他们的劳作生活，并为他们吹奏“奇怪的笛声”感化与联系他们。而古老中国记载中的“采风”之为，纯粹为着考察民情、收集民意；20世纪初即从事新闻工作的摄影记者刘易斯·海因十分肯定地答到为的是“照亮黑暗与揭露愚昧”；而S·梅斯这位世纪末之理论家则干脆指出“所做的不止是简单地记录了他们所看到的事件，他们向我们展现的是洞察力和证据，是理解、评论和事实的记录。”麦克道格尔通过他的研究告诉我们，这是要报告人类在关切生命中的消息。在我们的讨论里，曾认定它与生命探询、关切社会、发问人性、反抗虚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③。事实上，人类

① 《德》受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文学杂志》第1卷4期。

③ 参见李晓洁、王春泉著《新闻摄影学原理》第一章，陕西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也多从这些角度去把握新闻劳作。例如，“基希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匆匆过客，而是一个伸张正义的怒吼者”^①；而“西摩的父母，战争开始就被夺去家业，惨死在纳粹党人手里。对西摩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痛苦的事。虽然他已经成年，但是，仍同样作为战争的孤儿，被抛上街头。”“可以说，这就是他拍摄《西姆的孩子们》的根本原因。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他不能不是反战的。他所倾诉的反战情绪，既不是为了个人，也不是为了国家，而首先是为了那些与自己同命运的战争孤儿。”^②这种总结还可以举出许多，它们共同地渗透出人类对新闻的心灵要求，正是从另一方面——也就是今日的角度——指正了新闻报道的动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指出过一些意见，那是在讨论新闻体裁之一新闻摄影时初步尝试的，我的意思是：人类从根本上是“关切”的动物，有修正、补救或者说“完型”的强烈欲望，因而，这恰恰构成其不可掩没的动因。“这种反抗方式的取向不耽于个人的私情渲泄；而是抱有严肃的社会学目的，或传达、或报告、或揭露、或引发动作，总归在于关切我们所存在的社会的前途。”^③

动因引发行动，这自然而又自然。世界的不圆满使人要追思反抗，因而，反抗现实残缺，表扬理想生存状态，结合典雅场景，正是新闻的永恒动机，一切个体的表现都可纳入这大旗之下。

第二，我们深觉这定义缺乏对人的积极姿态。它冷冰冰地盯着物态世界。

一切的创造均与主体人相关联，它的爱憎、它的悲乐、它的理性精神与感性灵思。这在事实上已得到了普遍地认可，但概念的把握却排斥了这一区域。

① 《基希报告文学选·译者序》，第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重森弘庵：《西方摄影艺术流派及其大师们》，第155页，中国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③ 李晓洁、王春泉：《新闻摄影学原理》，第48页，陕西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事实是，每当记者以个体之眼传递世界眼光时，一切的表现均围绕着人的把握而组织，这一切也包括对自然的描述，那可以说是积极地组织与交代我们生存的空间，为历史与子孙负责，为我们的生活投入关注。只不过，我所要说明的一点是，新闻对人的关注是“当下”的，也就是说，它虽然应当在历史的大背景上展呈一切，然表现在现象上时，我们只能看到瞬间的故事，但须要牢牢记住一点：这是怎样的一个小故事啊，但它连着千千万万个生命的传说与追寻。

新闻的世界是特别的，它呼唤我们积极而深刻地由现象感悟弥补抽象理论的残损，还一个更加精细而又丰满的关于新闻理解之通道。这是一个难题。丹尼尔·威廉森在《特写写作技巧》一书中写道：“新闻学要同一个最为变幻莫测的对象——人性——打交道。正因为如此，如果有人企图按照一套固定的公式和规则来教授新闻学，那将是荒唐可笑的。”^①

新闻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可从多面复合考察，它不容切割分解或将其多种机能及形态加以分离处理。

新闻是一种精神的交通，它仰赖物质手段的合作。新闻学始祖卡尔·布克尔(Carl Bücher)认为“新闻为心灵的交通手段”。在这大旗下，藤原勘治在《报纸与社会文化建设》一书中指出“新闻是精神交通的手段”；而栋尾松治的《新闻学概论》则庄重写道“新闻是社会心理交通的机关”；中国台湾学者宋越伦在此基础上写道：“所谓新闻者，即必须基于其社会心灵交通工具之使命，从事于现实的报道与批判，并在最短的连续的时间内作迅速普遍之传达。”我们不必具体引证他们复杂的论述，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给予我们智慧而非死灭的数据。

我们已经简单地讨论了新闻应具有的动力与对人的关心。如

① (美) 丹尼尔·威廉森著《特写写作技巧》，第1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果上述两点能够成立，那么，可以肯定地讲，新闻是动态的关心与操心，它不是历史故事，永远不动地钉在历史柱上。它是一种流动的于小现实中关心与操心的活动。它的主体操作者可以极自然地注意到这一点。事实是，它针对的是人间世的各种闭塞与阻隔，因而，填塞势在必行；同样，它往往要自觉地找寻各种“视觉兴奋点”，因而，也是绕着交流作人生大文章，他必须永久地搜集材料，永久地证明或修正自己所能发现的人类的什么。同时，他要公正，富有人性的同情，不苟且，不气馁，在事实上沾满心汁，不，用心血渗泡透彻事实，而后，全盘地交给世界。人类沟通的途径无所不在，即是心与心之间的呼应也千万条线路，细细密密布着天网。因而，一旦用心得来的信息拿呈出来，便被送上了交通网，自我运行。一方面，事实有力量，也会有机动运作的活力，因而会按自身的轨迹寻它最佳的主人；一方面，受众与社会有心，会焦虑地迎着每一信息。因而，交通心灵一话说穿了，便是在生命关切下对各种姿态的互相交换，评比、判断都裹裹其中。

这交流交通中有选择。这选择必须引起万千敏感。世界是自我运行的自身，任何人与物都为其中一因素。因之，欲要做抽身后的判断简直是枉然。从这一角度来看，一经选择，这情感的交流也便宣告开始了。

也是本着这一原理，30年代的埃德加·斯诺告诉他的中国学生萧乾与杨刚文学与新闻就此是相通的；也是本着这一说头，萧乾这位中国新闻史上的名记者严正地在1947年初的通讯集上写上“人生采访”的字样，他要把他接触的人生，把他的情爱“留给那些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褒善贬恶，为受蹂躏者呼喊，向黑暗进攻（《人生采访·前记》）。

同样，正是仗着对这一点的把握与理解，现在的人民认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能动的世界上，对政治和经济变化一无所知会危害民主，并且无法做出明智的决定。”“大众传播媒介在任何时

刻都成了判断真与假、现实与虚幻、重要与琐细的权威。在形成公众观念上，没有比这更强大的力量了”；历史充分发挥着交通的功能。

也是由于这份清醒，“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的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①。因之，交流心灵渐趋病态。

新闻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在1926年的一篇题为《什么是新闻》文章的末尾，詹逊（Gerald W Johnson）说道：“一个智者（报人）所要找的最满意的新闻是，对他本身的经济贡献小，却能在他工作表现上，考验他的职业上的能力；这能力的最严格的考验标准是，他能阐扬真理，清除包围在真理外的障碍物，使世人理解。”这种思考是有益的，许许多多的人们也是由此把握住新闻精神的。

实际上，新闻以求真标明自己的价值由来已久，当然，由“有闻必录”到“反映的真实”“典型的真实”必也路途遥遥。大千世世，芸芸万事，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常常扰乱人心，兼及社会。新闻自创生以来即以此为已任，去遮蔽寻找澄亮，去杂芜寻求本原，交给人类的往往是简洁的事实。为此，它往往与尘世的荣誉、野心作不屈服的斗争，尽着最大的力量希冀社会获得自由，勿走上奴役与被役之路，获取最大欢悦。反装饰、反想像，即是惨烈至极，亦必当头迎上，这正是新闻对真理的尊重。

新闻允许不同视点的双方展开论战，为此，它自信地交给他们一定的自由论坛，因为它坚信，从来没有谎言可以击败真理。

新闻并不意味着只有消极、残暴、非人性一面，也就是说，更多的是有关快乐、健康、发展、道德的反映。按事实，按本来结

①（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第2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构反映，它并不希望单方面构造带给社会人性的晦涩不明，它遵循“不加不减”的亚里士多德原则，尽力中性，不占有对方，亦不缩减对方。

同样，新闻提供一种本然的姿态。它呼吁人们积极承担，永远去积极解说，并乐观前行。它以自身呈示给人类一种勇敢，忠诚的态度，亦是对真理的回应。

新闻同样是对时代的一种观照，用报界英雄普里策的话讲，时代是一艘航行于波涛无常的大海上的航船，新闻正是船头的瞭望者，它告知人们何处险峻，何处平易。例如，1970年被称为日本新闻史上的“公害元年”，而这序幕的拉开则是《北日本新闻》关于“富山县黑部市矿毒”的独家报道，随后一系列媒体参与其中，继起呼吁，对此，有人评价说，如果报纸不是以积极态度干预，公害将有增无减，日本最终将成为“死亡列岛”^①；而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访问延安的外国记者所做的报道，使世界人民、中国人民“在这最紧急的时候，找到了民族最伟大的统一，找出了民族的灵魂”^②。至于由飞车党人的行径发现社会的恶疾（罗伯特·弗兰克）、由少年流氓寻找当代精神空虚……更是多有写照的痕迹。

新闻当然更是一种自由批判，它被邦雅曼·康斯坦誉为“扩大的论坛”。新闻为各界提供思想观点融合的时机，它形成一种社会舆论。新闻使用“集体”语言，表现诸如和平、战争、社会斗争、生活水平及人们的内心呼告，因而是公众的自由对话。不同于其他方式，新闻参与自由批判的形式主要是陈述事实，“敌人说：‘广东共产’，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东内哄’，我们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勾联俄国丧权辱国’，我们

① 张国良：《现代日本大众传播史》，第107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西行漫记·序》，第9页，三联书店1979年版。

说：“请看事实”。敌人说：“广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热民不聊生”，我们说：“请看事实”^①。毛泽东的陈述极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

这种特色的价值更是显在的，在社会生活中，由于各人的爱好、信仰、隶属及利害等都不相同，所以在各个问题上意见纷呈势在必行，为真理之故，应当公平讨论，透明心机，以利国利民利社会利人类。“应该承认，这种作用是有益的，因为它使大多数公民能够参加与自己利害攸关的决定的辩论，如果不是新闻界在一个国家里扩大了原本局限于评议会议的辩论场地，那他们就只能请别人代替自己来参加这种辩论了。”^②

新闻由“放大”事件而征唤回应。因而，它供给一种自由竞争、讨论的机制。它呼告的是理性的反馈。

这就是新闻。

第二节 文化工业及一种职业

上述解说并没有完结，至少它关于新闻的说辞并不透彻。因此，应给予立体观看。

这里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文化工业”，在许多地方它是贬义词，但这里的用法却较特别。一般认为，这一概念由法兰克福学派的两位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首先提出，“简而言之，文化工业意指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③ 这里列举的更多的是消极的特征，例如说“文化工业”使人类头脑模式化、简单化、消解了人类的反抗力和个性特征。这些提法有一定道理，但过于消极。我

① 《〈政治周报〉发刊理由》，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

③ 引自秦朔《大脑风暴》，第8页，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里想说的并非这个意思，而是说新闻同时是一种传播巨链上的创造行为，是心智、精神、思想与物质手段的乘积，这当然在大众时代算得上一种工业。当代法国新闻学家贝尔纳·瓦耶纳即十分肯定地断定新闻为工业。他说到：“新闻即使不是商业，那它至少也是一种工业，因为它也全过程地制造自己的产品。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加工工业，它把原材料加工为成品，通过真正的创造改变原材料并提高其价值。”瓦耶纳认定它有两种方法，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成清晰明确的材料即消息，一是将各种材料汇集成媒体样态。在我们看来，这第一点是记者的工作，而第二点则是编辑们及他们身后的印刷人员共同的工作。这位聪明的学者承认这些工作需要独立智慧，他给出的定义是：“新闻工业是一种以收集、制作、装璜、散播各种消息以及一切有关材料为目的的综合工业”^①。这个定义是可取的。但我们这里将要做的工作不再是界定概念，而是于这长链中划定记者的工作范围。如此说来，记者承担着全部生产的前两个阶段工作，并追念到下阶段的各个环节；但不需要亲验。他或她要完成的工作是：①尽可能多地开拓空间寻找可以说明事件的材料，这些材料广泛分布，难构成事件全貌；②借助各种背景解释并组织成完整意义的产品。然而，记者的工作实在不易，来自泥土，又回归泥土，他或她必得有好眼力、好身法，同时又有好的且是快的笔头。新闻的生产必须是短期的，因而，一切又要快而准确。

中国社会报人这一行业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小报”的出现使中国社会诞生了这一艰难的职业，但获得社会认可地位的时代应是晚清年间，那时，记者们才被纳入独立的行业，受世人另眼看待。同时，自此以后，这一职业特性又赋予他们特殊的责任与权力，因为他们已自觉地认识到了他们的价值，而且有了探报的标

^①（法）贝尔纳·瓦耶纳：《当代新闻学》，第39页，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